

□ 乡土杂谈

记住每一块土地的名字

● 黄宇辉

和母亲在电话里嘘寒问暖了一阵，将要挂电话时，我顺便问了母亲一句：“北壕那块旱地麦子今年收成咋样？”“今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得好，亩产过了千斤！”听得出母亲对今年麦子的收成很是满意。

顿了顿，母亲好像想起什么东西，以怀疑的口气问我：“宇娃，你离家这么多年，又常年不在家，还记得这片地的名字呀？”

“我不光记得‘北壕’这块地的名字，其它的地名我也没忘记呢！”为了打消母亲的疑问，我如数家珍，像倒核桃枣似地一五一十

说出了村子周围每一块土地的名字，“东埝子”、“西埝子”、“北壕”、“冢荒”。母亲很惊讶，赞赏地说：“你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咱家乡土地的儿子呀！”

撂下电话，我的思绪飞到千里之外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并久久地沉浸在故土名字的回忆中。

家乡的每一块土地都有名字，先祖们为了区别自己长年累月耕作的每块土地，给她们都起了名字。地的名字大都土得掉渣，像家乡小孩的乳名那样俗气，却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有的在字典里都难以找到，写成文字还真得

受难为呢！这些土地的名字，有根据地理位置取的，村西的地叫“西埝子”，村东的叫“东埝子”，村北那块地由于先辈们在盖房或垫牲畜圈时，长期取土，形成一个偌大的壕沟，村民们就叫它“北壕”。还有一个叫“冢荒”的地方，顾名思义，墓地长草的地方，老人们说，早些年，在这块地里，埋着一位有钱人，地上有一很大的土堆，后来家族没落，后代们没钱修整，就杂草丛生，留下“冢荒”这个名字。

这些显得卑微而且只有乡亲们知道名字的土地，不仅养活了一辈

又一辈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还成了我小时候的乐园，割猪草、拾麦穗、捡牛粪、打柴火、捉迷藏，每一块土地都留下我的足迹，有时累了，就躺在像豆丁般的块地上，翘着二郎腿，仰望碧蓝的天空中飘着的朵朵白云，产生着似梦似幻的遐想。

唐代诗人王维有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一个人出生在哪里，他的灵魂就在那里。在外漂泊多年，故乡土地名字时时刻刻盘踞在我的心中，就像自己的乳名那样刻骨铭心，无论我走到他乡的哪一道水域，哪一座山川，只要想

起故土的名字，总会产生许多情感上的枝枝蔓蔓。故土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这方水土养育了我的童年，她用多情的身躯，为我遮雨挡风消暑避寒。就是这片土，作为摇篮，让我的血液不绝绵延；就是这片土，宁静、真实、宽容，孕育了一辈又一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

故土是埋藏在我心底的字眼，镌刻着我一生一世的眷恋，无论我离开故土有多久、走多远，我都会记着故土的名字，因为我生命的根脉，深深地扎在那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中。

生活小哲理

● 陈明

小时候，有一次和父亲去砍树。父亲在认真地砍树，而我却在和各种虫子玩。突然，我发现了棵树干上有很多很硬的疤，便好奇地问父亲：“这棵树为什么会会长这些东西，而别的树为什么没有呢？”父亲耐心地解释说：“因为这棵树受伤了，它就变得坚强起来，结出很硬很硬的疤来保护自己。”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话：人在遭遇挫折之后，也要坚强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受得住生活中各种不同的考验，取得成功。

二

初二那年，我和父亲去犁地。我坐在边上看着父亲那样娴熟地犁地，心里痒痒的，也想学习。父亲简单地教我犁地的要领后，便把犁和牛交给我了。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左手拿着牛绳和鞭子，右手握着犁把。左手一挥，鞭子打在牛屁股上，牛慢慢地向前走。为了不能犁头偏方向，我只顾低头看脚边的犁头，右手不停地摆动。但是，走不了多远，我发现犁的地越来越偏了。父亲见状，叫我停了下来。父亲说：“犁地的时候，不能只顾着低头看，要懂得向前看。其实，犁地最重要的是前面的牛，只要牛走直了，犁头也会跟着直走。”工作后，我明白了：人不能只顾着眼前的利益，要把目光放远一点，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三

有一次，父亲需要一种果子做药，请一位较会爬树的青年帮忙。那个青年三下五除二就爬到了树的顶端，摘好了果子。

当那个青年下来到达距离地面的有三四米的树杈时，父亲叮嘱他：“小心点，别摔了！”旁边的一人责怪父亲：“刚才他在上面最危险的时候你不叫他小心，到了现在才说，真是装好心。”父亲笑着说：“因为在上面时，他自己也知道危险，不用我提醒。但到了下面，他一高兴就会忘记存在的危险，所以我要提醒他一下。”是啊，人在成功的时候最容易得意忘形，忘记了存在的危险，需要有人提醒一下。

□ 四时风物

合欢花开在浅夏

● 鲁珉

小院里的那几株合欢花，在六月一声轻叩中悄悄地绽放了。

一树绿叶红花，翠碧摇曳，给浅夏带来了些许清凉，以至于有人这样咏她：“叶似含羞草，花如锦绣团。”

记忆中，我们家老屋后面也有好几棵合欢树，那树好像也总长不高，好多年也没超过老屋二楼的晒台。可每年夏日来后，树下却有一大片阴凉，初夏傍晚时有风吹过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淡淡绵绵的清香气息，飘过外墙早已斑驳的老屋。

小时候不知道那树叫什么名，问爷爷奶奶，他们也说不知道名字。只因它的花是绒绒的样子，又是清淡的粉色，我们就叫它“绒球花”。现在想来，儿时无意中的幼稚称谓却也叫得贴切。

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东湖植物园，看见一片花开得好艳，感觉和老屋后面的树花一模一样。于是问了植物园的园丁，才知道那花叫合欢花。

自从知道那树花叫合欢花后，便会有意无意间都留意。有



一次在学校图书馆，偶然读到一个关于合欢花的古老故事。上面说，从前的时候合欢花叫苦情树。有一位秀才寒窗苦读十年，准备进京考取功名。临行时，妻子粉扇指着窗前的合欢花树对他

说：“夫君此去必高中，只是京

城荣华富贵，切莫忘了回家的路！”秀才紧握着妻子的手应诺而去。

可是，秀才这一去却杳无音讯。秀才妻在家，每年初夏苦情树花开的时候，她天天站在花前，盼望着夫君在那村头出现。

可一年又一年，等到青丝变白发，也没有等回夫君的身影。

从此秀才妻一病不起，在生命之花即将枯萎的时候，她拖着病弱的身躯，来到那株印证她和丈夫誓言的苦情树前，用生命发下重誓：“如果夫君变心，从今往后，让这苦情开花，夫为叶，我为花，花不老叶不落，一生同心，世世合欢！”说罢，竟撒手而去。

第二年，那苦情树果真开了花，粉粉柔柔的，似一把把彩色的扇子挂在了枝头。淡淡香气四散扑鼻，只是花期只有短短的一天，那叶子居然也是随着花开花谢来展展暮合。人们为了纪念秀才妻的痴情，就把苦情树改名为合欢树。

合欢花不老，叶不落，一生同心，世世合欢。也许是秀才妻的真情魂魄附在那树上，合欢树叶，昼开夜合，也代表着世人期盼的相亲相爱吧。

就在上个周末，我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还没进屋，远远地就看见那一片合欢花树，红红的花开得正艳。看见那艳丽的容颜，不觉往日的烦燥顿时消散。

喜欢“合欢”这个名字，或许就是喜欢吉祥与美好。浅夏时节，正是合欢花开时，心里早已生出许多期盼。期待人世间的爱情都有完美的结局，期待那情意绵绵生玉香的合欢花，开在你我的心间，长久永远。

□ 乡土记忆

铜匠

● 陈树庆

铜匠来自乡村，又走进乡村，乡村也常常因他们的到来而热闹生动起来。

过去，乡下人家过日子，所用之盆、碗、缸以泥、瓷制品较多，在使用时极易打碎，过日子又奉行勤俭持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因此，打破器物只要不十分破碎，总是舍不得丢掉，而是将其好好地收起，当听到街上“铜锅来嗨一铜盆钵”的吆喝声时，铜一铜再用。

乡村铜匠挑着一副担子，里面放着小榔头、铁钳子等所用器物。进村口，就高声调、拉长音地吆喝“铜锅来嗨一铜盆钵”，几条街都能

听清。那时候铜匠的吆喝声总和摇货郎鼓卖针线的货郎一样能引起村妇的注意。当村妇将打破之物拿到铜匠面前时，铜匠即根据器物的破损程度决定用大号或小号“铜子”。

“铜子”为铁制物，成扁平型，两头有钩可铜住，为铜匠自己所制。铜匠以每个铜子多少钱及总共用多少铜子计算钱数，村妇便与铜匠讨价还价。当然这些村妇并不是“抠门”人，而是当年农村经济不发达，手头紧，村妇只能勤俭持家。经常把铜匠嚷嚷的很难为情，嚷到最后，铜匠只好妥协，笑着向村妇说：“那好，您们回家给俺端碗水来喝吧？”这时村妇从家里不

但端出水来，有时连热乎乎的饭也端出来了。

铜匠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蒙上蓝布，将坏的器物仔细地瞧一遍。然后拿出刷子，小心地将裂缝刷干净，不留一点脏污。那时没有电动手钻，他们用的是一个木制钻杆，前端是钻头，后端是磨得圆润光滑的钻柄，中间一根扁平的弓形竹板，竹板两头拴一根皮绳，皮绳缠在钻杆上。铜匠用一只手握住钻柄，另一只手来回拉动竹板，带动钻杆飞快地来回旋转，坚硬的瓷碗在钻头下碎末横飞，不一会，米粒大的小孔便给钻了出来。然后，拂去粉末按下铜钉测量另一个钉眼的

位置，待到钉眼钻好，铜匠拿出特制的扁平形铜子放在裂纹左右两侧钻的钉眼里，用锤子将铜子敲打进钉眼，劲大了瓷器要碎，小了做的不到位。一个铜子铜好，再钻另一个铜眼儿。铜匠是门手艺活，要在极其易碎裂的器物表面沿着裂缝两旁鏊钻出若干小洞，卯下铜钉，看者都要捏把汗。铜匠做活的时候干瘪的嘴巴紧紧地抿着要用的铜钉，一双粗犷的大手拉着被皮绳绕住的钻，“滋滋”的来回移动放慢有度，瓷器上的粉末就跟蚂蚁洞口的土堆一样渐渐增高。残破的器皿在铜匠的手中很快就会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铜匠靠手艺谋生，因此特别注重“作品”的质量。手艺好的铜匠，不光受到村妇的欢迎，村里的人还会把他当作客人一样尊重、款待。现在，铜匠这一老行当悄然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每当想起走村串巷的铜匠，总从中感悟到别样的修旧利废、物尽其用的生活气息。